

最爱过年的父亲

□许会敏

从小到大，一直觉得年是父亲一个人的。因为对于过年，全家人中父亲总是最热心、最投入的一个，跟他比起来我们全都是配角。进得腊月，他便开始忙碌起来，过年就如同一场期待了很久的盛大演出，徐徐拉开了帷幕。先是买来黏米、豇豆做豆包，因年轻时一次空腹喝酒导致胃出血，父亲落下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，豆包这类不好消化的东西，他是一个也不敢吃的。可是住在城市的我们喜欢吃，他和母亲每年冬天都要乐此不疲地经过淘米、磨面、包裹、蒸制、冷冻一道道繁琐的工序把豆包做好，再你一包他一包地分给我们带走。

若说蒸豆包只是年的开场舞，那么此后的节目便越来越紧凑、热闹，父亲开始频繁地开着助力车赶集。挑那些自家用粮食饲喂、生长期长些的猪、牛肉买来，他说这样的肉没经饲料催熟，吃

起来格外香。鸡鸭一定要活着买来，自己亲手宰杀、洗净才放心。瓜果蔬菜更是要提前采买，一来避过涨价，二来趁着市场人少的时候方便挑拣。回来一样样地裹上报纸、塞进塑料袋分装好，放进自家院内宽敞的菜窖里才踏实。最后要做的就是炒瓜子、花生，炒早了容易走油、变味，影响口感，所以要排在末位。父亲就这样一点一点把年货置办回家，也把越来越浓的欢喜和满足写在脸上。

父亲最喜欢的还是大红的对联、福字和灯笼。我小时候家里挂的灯笼是手巧的父亲自己用铁丝扎的骨架，妈妈打好糨糊、买来红纸以后，糊灯笼的任务便落到爱逞强的我的头上。眼高手低的我开始几片纸还糊得规整、妥帖，慢慢西瓜灯上的红纸就开始倾斜、别扭起来。看着越来越狼狈的灯笼，我很是懊恼，直想撂挑子不

干。可父亲却笑着夸我：不错不错，我闺女最能干。没耐性的我不得不坚持堵上最后一个窟窿，终于把一盏透着七扭八歪印痕的红灯笼挂在门头。记得我刚买房子那一年的年前，父亲特意打电话叮嘱忙得不可开交的我，买两盏红灯笼挂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暖暖地潮湿了，我知道那里面寄寓着父亲对我未来生活火红的祝福。

逢年，父亲还是会归家的我们蘸大串的糖葫芦，父亲的这个手艺是被嘴馋的我们逼出来的。小时候，乡村的街道上偶尔才会有卖冰糖葫芦的人经过，每次我们都会先派一个人盯住卖货人的车，另一些人不约而同地缠着父亲撒娇。推托不过，父亲会从兜里掏出钱来买一两串，我们于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，没品出啥味道就下了肚。想必看着吃得甜嘴麻舌的我们，父亲的心也是酸

的。于是穿起山楂、支起炉灶，带领我们自己蘸糖葫芦。虽说最初的糖葫芦又硬又黏牙，可我们还是吃出了快乐、甜蜜的滋味，到后来父亲的手艺完全可以和卖糖葫芦的媲美了。

成家以后，我和弟弟、妹妹先后下岗，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，拿出自己的积蓄帮这个买车、帮那个开店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生活拉上正轨。我跟随婆家经商的脚步迈进了粮油经销这个行当，自此与娘家人隔着两个小时的车程和无比的想念相望着。总是很盼着过年，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，大家才能心安地关门闭户，携家带眷聚到父母家的火炕上，舒舒服服地嗑着瓜子、啃着冻梨，跟随电视里热闹的欢歌和父亲大铁锅里蒸腾的热气，尽情地享受一年里难得的团圆时光，就像父亲翘首盼望的那样。

过年豆腐

□罗从政

乡村人过年，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：猪肉和豆腐。

家乡做豆腐，早些年用石磨，那可是纯手工的。累，但味道纯粹。科技的春风吹遍村庄后，粉碎机很快走进千家万户，石磨毫无悬念地下岗了。其实，村人们何尝不想保留那份原始的真味呢？只是石头的摩擦和机器的轰鸣比较，两者的劳动效率悬殊太大，经不起人们多一点回味。机械的普及，村人们都感到高兴，能让我们更快而又节省体力地享受到土地恩赐的美食。这么说，做一次豆腐也算是小事一桩。可过年豆腐就有些不一样。

程序还是那样。黄豆泡胀到肚子滚圆，混水机械粉碎，锅中加热，添酸水，沉淀凝结，压成块，就是我们餐桌上的白嫩“肉片”了。说来说去，过年豆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？无非就是为了新年特意做的一次豆腐呗！就像春节，本来都是普通的日子，因为处在一年的节点上，就被人找到了纪念的种种理由。

在乡村，吃是件大事。春节作为一年最为隆重的节日，当然要把吃食放在首位。多年前的乡村可不比现在——坐车一个多小时就能进城，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物品让人目不暇接。早些年，乡村的物质生活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。那时候，豆腐可是素食的“首领”，可与肉比肩。大豆产量不高，在以活命为中心的时代，大豆自然种得少，无论如何，柜子里仅有的那点黄豆，肯定是要留到过年的。过年连豆腐都吃不上，不但会引来村人鄙夷的目光，男人也没法向一家子交代。

乡村的贫瘠和物品的匮乏成就了豆腐，更让过年豆腐变得神圣起来。

关于过年豆腐，还有一种说法。到了腊月，若是村中传言某家的老人病重了，人们接下来的一句，总是和过年豆腐有关。乐观的人说：马上就过年了，他应该能挺过来，吃得到今年的过年豆腐吧！另一种说法是：哎，他恐怕吃不到今年的过年豆腐喽。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，吃过过年豆腐，还真是件幸福的事。老人在慢慢走向终点，“多吃一顿赚一顿”；孩子一天比一天高，吃一次过年豆腐，意味着多了一圈年轮，还有什么比成长让孩子更期待呢。儿时的我，不就是这样，盼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年豆腐，盼着豆腐润养的身躯茁壮成长吗？

时光流转，岁月变迁，但每年临近过年，母亲总是不忘自己亲手做一次过年豆腐，哪怕餐桌上的豆腐已经成了边缘的点缀，可我知道，它作为乡村人对美满和幸福的念想，永远都不会被人遗忘！



过年来道“儿时菜”

□张新文

从去年开始，我家大年三十的餐桌上除妻子做的美味佳肴外，会多出一道菜来。那可是我的杰作，取名曰“儿时菜”。

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乡村有了红白喜事，东家也会桌子、条凳摆开，操办出一场宴席来。那时，无论谁家操办宴席，位居榜首的一道菜就是“萝卜丁拌黄豆”，这是一道下酒的菜，既经济又实惠。黄豆，自然是一粒粒经过挑选的，当年产的最好，色泽光亮，颗粒饱满；萝卜是自家园地里种的红萝卜，润泽，脆生。黄豆洗净，上锅前放在凉水里泡个把小时，让豆子吸收水分鼓鼓身子。再把泡好的黄豆放入铁锅里加适量的水上火煮。火候一定要掌握得好，煮的时间长了，黄豆咬到嘴里会有面的感觉，没有嚼头；煮的时间短了，外熟里生，没人愿意吃。萝卜

则去掉碧绿的叶子，洗净，不去皮，切成一厘米见方的萝卜丁即可。把煮好的黄豆和萝卜丁放在一起，加入葱、姜、蒜、油、盐、酱油、醋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上桌了。在这道菜里，黄豆占八成，萝卜占两成，宜现做现吃，不宜过夜。

去年春节，我做的“儿时菜”就是这道“萝卜丁拌黄豆”，只是在原有佐料的基础上又加了香菜末和芝麻香油。我还给妻子和孩子讲了与这道菜有关的一个故事：村里有个光棍汉叫胡能，父母去世早，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他为人忠厚老实，住着爹妈留下的破草房，因为穷，又是个孤儿，始终没人愿意给他提亲。有一年，一个外地来讨饭的寡妇，腿虽然有点残疾，可生活能自理，经生产队长的撮合，胡能在门口放了挂鞭炮，俩人就算结婚了。结婚没能办宴

席感谢众乡邻，胡能总是觉得过意不去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妻子也怀孕了，看着日渐鼓起肚子的妻子，胡能高兴得不得了。于是，他找到队长，要在孩子出生后筹办一场喜宴。队长也高兴，说：“成！我代表全队的父老乡亲，给你批三十斤的黄豆，黄豆拌萝卜丁是少不了。”赶明个你就找保管员到仓库去领豆子。”黄豆装在肥料袋里扎好口拎回家，放在地上刚好和小板凳差不多高。胡能真的是穷，连个凳子也没有，他又疼爱妻子，每天吃饭他就用那袋黄豆当板凳给妻子坐，自己蹲在墙角将就着吃饭。由于房子低矮，地面潮湿，黄豆一天天与地面接触，吸足了水分，没多久就长出白白的芽来。胡能也不傻，他到街上讨教技术，就把已经出芽的黄豆索性养成了黄豆芽，每家分一

点。到了孩子出生办宴席的时候，左邻右舍又你家一把、他家两把地给他凑齐了三十斤黄豆。

孩子们听这个故事像是听天方夜谭，但很感兴趣。“那后来呢？”儿子问。我说：“街上有房有车的胡万福你认识吧，不就是卖豆芽发家的吗？那得多亏他爷爷胡能！”人这一辈子是很难看得到底的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只要走正路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、越过越红火的。

故事讲完，这道菜已被吃得差不多了。

我爱吃“儿时菜”多因有怀旧的情结；孩子也爱吃，恐怕是他们大鱼大肉、麦当劳、肯德基吃腻了，他们太幸福了，赶上了好时代。

今年的春节将至，我的“儿时菜”心中已定。朋友，你的呢？

“幸运饺”里的秘密

□王纯

我的家乡有过年包饺子放硬币的习俗，为的是讨个吉利。母亲每年包饺子都会包一枚硬币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多年里她从没吃到过包着硬币的饺子。那只“幸运饺”不是被父亲吃到，就是被我和妹妹吃到。

那年，父亲种了很多草莓，可是因为没有销路，草莓赔了本。父亲很受打击，总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过年了也没有好心情。往年他总喜欢赶年集、买年画，那年他一张年画都没买。母亲看在眼里，也经常劝父亲，可是他总是抱怨“倒霉”。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家人早早起床。我收拾碗筷，母亲忙着在炉火上煮饺子。饺子很多，一锅不能煮太多，所以母亲让我们先吃，她一锅一锅煮。我们吃着吃着，父亲突然兴奋地喊道：“我吃到硬币了！”母亲赶紧进屋，开心地说：“哟！你最有福

气，今年要有好运气了！”父亲喜滋滋地说：“嗯！说不定要时来运转呢！”果然，那年父亲种西瓜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母亲对我们说：“你爸过年吃饺子吃到硬币了，真灵啊！”我们姐妹对此也深信不疑。

有一年，妹妹高考落榜，选择了复读。她压力非常大，放了寒假也一直闷在屋里学习，丝毫不敢放松。过年大家都沉浸在喜庆中，妹妹却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那阵我们都不敢当着她的面提有关高考的话题，生怕她受到刺激。她对自己也没信心，整天闷闷不乐。初一吃饺子，照样是母亲煮，我们先吃着。饺子吃了大半，妹妹兴奋地叫道：“硬币！”她举着硬币给我们看，母亲高兴地说：“今年咱家最有福气的人就是你了！”妹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那年，妹妹果真考

上了理想的大学。

我毕业那年，工作暂无着落，在家里呆了半年，觉得前途渺茫。我每天帮着母亲做些家务打发时间，她也总是劝我不要着急，可是我还是感觉生活的路不知该怎样走。转眼到了腊月，我帮着母亲准备年货。大年三十包饺子时，母亲亲手包上一枚硬币。初一早上，要煮饺子了，我也要帮母亲煮。母亲一个劲儿劝我赶紧去吃，说她自己煮就行了。我吃了几个，就到外屋去帮母亲。忽然，我发现母亲正对着包好的饺子仔细辨别，还小心地捏了捏其中的一只。那一瞬间，我猛然明白了，原来每年母亲都悄悄记下那只“幸运饺”在什么位置，煮熟后盛到哪只碗里、要端给谁，都是她提前想好的。我赶紧退了出来，因为我知道，今年我会吃到那只“幸运饺”。果然，母亲

把一碗饺子端上桌，妹妹要接过来，母亲却躲过妹妹的手，递到我的面前。我大口大口地吃着，果真吃到了硬币，我依然做出兴奋的样子说：“今年我要走好运了！”

母亲饺子里的秘密，就这样被我识破了。可我依旧认为母亲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，她导演了一个个温情的故事。她用巧妙的心思，把幸运留给了我们。其实，母亲给我们的是一个良好的心理暗示。只要心中有美好的愿望，就一定能赢得幸运之神的垂青。

如今，母亲的秘密已经不是秘密了，可是我家还保留着过年包饺子放硬币的习俗。每年我都会选一枚崭新的硬币，用沸水煮过，包到饺子里。母亲再也不用做记号了。奇怪的是，一连好几年，都是母亲吃到了“幸运饺”。

■编辑：孔昕